



于无声处听惊雷 孔鲤岂是蓬蒿人

本报记者 赵改玲

读《论语》，我们也想了解孔子的为人以及他的独生子孔鲤。孔鲤是孔子唯一的儿子，但在很多人的印象里，孔鲤似乎很普通，甚至还有点平庸。他既没有颜回的博学多识，也没有子路的勇敢无畏，更不如子贡的妙语连珠，就连子夏、子张、曾参等这些年轻弟子都要比孔鲤出彩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让我们听听论语专家李乐观对此怎么看。

李乐观说，这不是一个人的疑问。千百年来，人们几乎都这样认为。但大家有没有想过，一辈子注重教育、以身作则的圣人孔子，他的儿子怎么会平庸呢？如果孔鲤不平庸，他为什么没有著书立说？为什么没有授徒讲学？为什么一生没有取得一官半职？我们先从《论语》里的一则故事谈起。

孔门有个叫陈亢的学生，喜欢抬杠，有点刺头，一次去问孔鲤：“我们这些学生，一整天也见不到老师几次面，所学的东西也十分有限。您跟我们不一样，您和老师同在一个屋檐下吃饭、睡觉，朝夕相处。我很好奇，想问一下，您在老师那里有没有听到过不一样的教诲？”（陈亢问于伯鱼曰：“子亦有异闻乎？”）陈亢言下之意，老师有没有私下给你开小灶、吃独食，从实招来。

诸君请看，孔门弟子可不都像颜回那么听话，像曾参那样愚笨，像樊迟那么单纯，这里最不缺省油的灯。陈亢为什么敢跳出来质问？因为这不是代表他自己，而是代表很多人。《论语·述而》篇就记述了这样一件事。可能弟子们觉得

老师讲课时过于简洁，有所隐晦，就纷纷露出怀疑之色。孔子给弟子们解释：“你们以为我有什么隐瞒，故意不讲给大家听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我没有任何隐瞒，更没有什么是不能够一起分享的，这就是我孔丘的为人啊。”（子曰：“二三子以我为隐乎？吾无隐乎尔。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，是丘也。”）可见，当时确实有个别学生因理解能力稍差，产生了对老师的误解和不信任，这里面就包括陈亢。

应该说，陈亢的话问得很尖锐，很不礼貌，甚至有点咄咄逼人。这或许来源于孔鲤平时老实巴交、语不惊人的朴实印象。孔鲤怎么回答的呢？孔鲤很平静地回答：“没有。我记得有一次父亲站在院子里，我小步快走从他面前经过。父亲叫住了我，问我‘学《诗》了吗’。我回答说‘没有’。父亲说，‘不学《诗》，语言乏味，就不能在正式的场合对答如流’。我退下后就开始学《诗》了。又有一日，还是父亲站在院子中，我从他面前经过。父亲又问我‘学礼了吗’，我回答说‘没有’。父亲说，‘不学礼，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身处世’。我退下后就开始学礼了。如果非要说我听过和别人不同的教诲，恐怕也就只有这两件事情了。”（对曰：“未也。尝独立，鲤趋而过庭。曰：‘学诗乎？’对曰：‘未也’。‘不学诗，无以言。’鲤退而学诗。他日又独立，鲤趋而过庭。曰：‘学礼乎？’对曰：‘未也’。‘不学礼，无以立。’鲤退而学礼。闻斯二者。”）

孔鲤的回答太优秀、太牛了！面对学生对父亲的质疑，他表现得沉着冷静，

话说得入情入理。孔鲤先是维护了父亲的高大形象，表达了和父亲同样的态度：不偏私，不刻意，不隐瞒。接着，孔鲤重申了孔门教育最重要的两个方面“兴于诗，立于礼”，即道德学问和处世为人，以此来说明这不是吃独食，乃是求学的要务宗旨。相信孔门的每个学生都深谙此道，烂熟于胸。最后，孔鲤借此点化陈亢，要把精力放在学习上面，不要贪图老师讲得多，而是能够悟得透。

孔鲤的回答效果如何，我们看看陈亢的态度就知道了。陈亢听完后心悦诚服，大为赞赏，高兴地说：“我问了一个问题，却有三方面的收获，听到了学《诗》的重要性，听到了学礼的重要性，还听到君子不偏爱自己的儿子啊。”（陈亢退而喜曰：“问一得三。闻诗，闻礼，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。”）通过这件事，可以看出，对于陈亢这样挑剔的人，如果不是孔鲤足够优秀，有的放矢，对答如流，是很难让他心服口服的。

至于孔鲤为什么没有像其他的师兄弟一样表现出色，其实这里有个隐情。孔子从30岁左右开办私学，为学生呕心沥血，鞠躬尽瘁；56岁开始周游列国，这一走就是14年。孔鲤深爱自己的父亲，更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。当父亲把人生多数时间和精力放在追逐理想的时候，孔鲤选择默默地支持父亲，毅然决然地用他羸弱的双肩扛起了家里的生活重负，而这样的隐忍与坚持，注定让他无法像其他人那样为学论道，挥斥方遒，激昂人生。

这就是孔鲤，他用自己的朴拙磨砺出光洁的棱角，他用自身的平凡支撑着孔子的梦想，谦和而不宣明，低调而不张扬，于无声处听惊雷，孔鲤岂是蓬蒿人。

《〈论语〉100问》 被学习强国总平台选用

本报讯（记者赵改玲）近日，由我市论语专家李乐观讲述的《〈论语〉100问》被学习强国总平台选用。这期讲述的是《孔子为什么不愿见孺悲》。

“孺悲欲见孔子，孔子辞以疾。将命者出户，取瑟而歌，使之闻之。”那么，李乐观是如何讲述的呢？让我们来看看。

鲁国有一个负责礼仪的官员叫孺悲，有一次奉国君鲁哀公的命令去求见孔子，但孔子以身体不适为由推托不见。传话的人刚一出门，孔子就取出琴瑟边弹边唱，故意让孺悲听见。

孔子为什么不见孺悲？历来说法不一。有人认为孺悲脾气暴躁，品行不端，夫子厌恶他；也有人说孔子当时心情不好，孺悲来的不是时候；还有人说孺悲求教孔子未经门人的引荐，这不符合当时的“士相见礼”。虽是众说纷纭，但以孔子的道德修养判断，都经不起推敲。孔子不见孺悲的理由，《礼记·杂记下》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——“恤由之丧”。

什么是“恤由之丧”？恤指抚恤，由是仲由，即子路。恤由之丧，就是鲁哀公因子路之死而忧恤其丧事。子路虽然死在卫国，但他是鲁国人，身份为士，按照规制应该为其举办一场“士丧礼”。但偌大的鲁国朝堂

竟没有人懂得“士丧礼”的仪程，没办法，鲁哀公特意派遣孺悲到孔子那里学习“士丧礼”。

按理说孺悲是国君派来的，孔子不应该怠慢他。为什么孔子会反其道而行呢？原因有三个。第一，孔子对孺悲不满。作为掌管礼仪的官员，孺悲居然不懂“士丧礼”，这是对周公以来被视为礼乐昌明的鲁国极大的嘲讽。第二，孔子对鲁哀公也有不满。在孔子归鲁后，哀公一度展现出礼贤下士的形象，但孔子遗憾地发现，哀公不过是做做样子，并没有丝毫改变。如今派孺悲前来，会不会又是走走形式，也未可知。最重要的是第三点，在孔子看来，“恤由之丧”更像是一场亡羊补牢的表演秀。子路正是在鲁国得不到重用，才到卫国从政，遭遇一场内乱慷慨赴死。如果鲁哀公真的爱惜人才，子路不会去蹚卫国的浑水，也根本不会死。

所以，孔子是有意不见孺悲的，他是想通过这样的不言之教，告诫孺悲：切莫不学无术，尸位素餐，进而通过孺悲复命进一步告诫国君。孔子的不言之教有没有起到作用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当孺悲再次前来学习的时候，他的态度是诚恳的，经过孔子的悉心传授，“士丧礼”得以流传下来，并记录成书。

